

# 緣深覺覺

——釋瑞基傳

李國泰 著



香港天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 缘 深 觉 觉

——释瑞基传

李国泰 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999年10月

编 审：丘菊贤 陈晨光 程志远  
封面设计：潘其华 罗政昌

## 缘深觉觉

——释瑞基传  
李国泰 著

---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上水新成路 93 号)  
广东梅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 插页：9 字数：12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定价：23.00 元

---

书号：ISBN 962-450-755-4/D·40932  
广东省梅县准印证字(1999)第 020 号

# 一位客家佛教高僧的修佛实录

## (代序)

丘菊贤

本人从事客家研究，是退休后不足 10 年时间里的事，一般只能对某一主题已见到的相关材料给予综合和分析，发表点个人意见而已。对于个案探讨几乎等于零，只能从头开始先阅读或采访乃至找些相关的文字来看。说实话，个人对客家语言、经济、宗教信仰尤感浅薄，总想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用点力……。

好久之前听说《梅县侨声》李国泰先生业余潜心研究客家佛教，引起我的兴趣，早欲一睹其成果。出于意料之外，今夏，他持一部记述客家佛教高僧的书稿要我审处并作序，真是如愿以偿，我愉快接受下来。又是一个三伏天花去，几个昼夜功夫，十三章十几万字书稿拜读完毕，对粤东名刹灵光寺这块风水宝地众多的传说故事、和它近现代发展变化及梅州佛家奉献诸方面，特别是住持释瑞基大师爱国、爱乡、爱寺善举，留下深刻的印象。谈到为记述宗教人物的书作序，这就难了，写甚么？如何把握分寸？等等，有点一筹莫展。在思考宗教问题

如何把握的过程中,不由我想起 40 多年前即 1959 年,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往事,那一年曾写了一篇《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信仰问题》的论文<sup>①</sup>,自己综合诸因素,包括宪法条文规定“信仰自由”;《毛泽东选集》一卷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菩萨由农民立让农民丢的观点,全国第二届人大、政协除少数民族 38 名代表(其中大部分宗教信徒)外,另有 18 名宗教界代表作例证,并以海外回国华侨华人对宗教十分虔诚等方面给予论断:宗教在目前不可能被消灭,宗教信仰是公民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今天看来,上述结论完全站得住脚,但与当时政治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有幸此文在一个省级中共机关刊物刊出,算是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今天看来乃小事一桩。改革开放以来 20 年间,保护宗教,维护教友权益已为大家认同,不成问题了。宗教团体及其代表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有其地位和名额。同时,宗教事业及其活动属于传统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在民俗文化中显得更为重要,如梅州有名寺庙和塔殿,反复被报刊推介,记述灵光寺的书籍也不断出版发行。宣扬锦绣梅州少不了要讲及梅州寺院、古塔等胜迹及其新貌,自然与宗教历史和今日庙塔建设(包括住持、僧人的贡献)联结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海内外乡亲

---

<sup>①</sup> 指作者 1959 年在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第 10 期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信仰》。

也十分关心宗教文化事业,证明宗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时空条件,宗教及其信徒乃社会一个阶层,社会一个组成部分,与工、农、兵、学、商各界长期共存,互相促进,这是毋于置疑的。

鉴于上述情况,写点介绍地方宗教名刹、名塔以及宗教历史、人物活动、礼仪节日的文章乃至撰成大部头的专著也未尝不可,纯是学术研究、人文研究和社会需求,这是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梅州早就这样做了,受到海内外各阶层人士的称赞,也为寻根、访问、研究和旅游者提供方便。李国泰先生工作之余,花了数年工夫,搜集广东四大名寺之一的灵光寺资料,多次采访释瑞基大师和有关宗教人员,撰就《缘深觉觉》书稿,实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对客家传统文化有益的贡献。据我所知,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客家研究论著中,研究客家佛教人物的第一部较详尽的专著。

看完书稿后,获益良多。从中知及灵光寺名扬海内外与该寺历代住持、僧众长期努力及侨胞长期赞助分不开,从中看到灵光寺历代僧众多种善举以及建国后寺院僧众积极开展宗教革新,与时代共进的情景。书中也记述了改革开放 20 年来,释瑞基住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与僧众劳碌奔波、广结善缘,费尽善心,发动海内外善信慷慨解囊支持寺院建设,使灵光寺得有今日的辉煌。

这是一部较为详实、通俗、系统介绍一位客家佛教

人物出家以来，苦心修行的书。读者留心读下来，自有与我同样的感受和得益，鉴于此，我愿向读者推荐。

本书以释瑞基法师的修佛经历为主线，带述粤东名刹灵光寺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发展。书定名为《缘深觉觉》，是取意于灵光寺鼓楼“革鼓叩空空，空古空今，今古皆从空里去；木鱼敲觉觉，觉人觉世，世人都向觉中来”的寓意。大师一生缘深佛门，觉人觉世，普度众生，取此书名极富禅理，足见作者匠心独具。

修佛的大师们，祝您们长命百岁！继续为客家众生的幸福多作奉献！

1999年8月25日于梅州五洲城寓所

（丘菊贤：河南大学退休教授、《梅州市志》副主编、梅州客联会客研副会长、《客家大观园》执行副主编、中原客家研究会顾问、《客家综论》作者）。

# 目 录

一位客家佛教高僧的修佛实录(代序) …	丘菊贤(1)
第一章 罗霄山灵芝南度	灵光寺仙草登堂 … (1)
第二章 贵华人山成瑞基	“冬菜罂”粥完姑亲 … (20)
第三章 刹度为僧释本净	润海忍辱走英雅 …… (41)
第四章 西圣宫勤学苦练	崇友师精心教徒 …… (61)
第五章 祖师蒙难幽栏岗	瑞基夜逃躲壮丁 …… (82)
第六章 黄营副剃共无功	梁狄峰逮僧问罪 …… (98)
第七章 卢专员一语解妄	悲恩师圆寂灵光 … (111)
第八章 小法师仔肩重任	无名氏万里送金 … (123)
第九章 “文革”遭遣无家去	赧颜留发着俗衣 … (146)
第十章 春风吹醒生死树	曹溪授戒大比丘 … (168)
第十一章 托钵南洋还旧愿	重来沙县认前身 … (182)
第十二章 祖师梦兆石林寺	法师托事有缘人 … (197)
第十三章 大和尚跨海访台	老法师缘深灵光 … (209)
释瑞基法师大事年表	…………… (224)
后 记	…………… (229)

# 第一章 罗霄山灵芝南度 灵光寺仙草登堂

民国 20 年(1931 年),罗霄山脉上空战云笼罩。国民党军队集结了大军,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井冈山上的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主力在反第二次“围剿”中,从 5 月 16 日在东固向“进剿”的国民党军王金钰、公秉藩二个师发起猛攻,取得首战胜利以来,扫白沙,攻广昌,于 30 日袭占了福建西部的建宁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气势磅礴的诗词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战事: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红军取得了胜利后,还在闽西休整。殊料蒋总司令很快就调集了 30 万人马,将井冈山周围如铁桶般团团围住。

井冈山下周边各县的贫苦农民,在红军建立的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将一向平静的山区农村闹得地覆天翻。眼下国民党大军压境,不少在农运中表现积极的农会干部纷纷躲避外逃,一时间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午夜,赣南一条江边的小路上,一个瘦高的青年汉

子手持一把枯竹火把，肩挑一副竹箩，神色慌张地向前赶路。汉子的担子一边是一小卷衣被，一边是一个约四五岁的男孩。汉子的背后紧跟着一个青年女人。这女人身后背着一个不大的包，一边走一边小声招呼箩筐里的孩子：“贵华，不要睡着了。”汉子不哼一声，挑着这不轻不重的担子闷头赶路。

被称作“贵华”的小男孩两只手扶着竹箩的边，随着汉子换肩的变位，一忽而在前，一忽而在后，一双眼睛始终在注视小路两旁的草和树，这些草和树在火光的映照下变成各种不同的幻影，增添了黑色的神秘和夜的恐怖。贵华在刚开始上路时，还能熟悉地辨认路边透上天幕中剪影般的景物。路越走越陌生，离家越来越远了，那草丛深处的神秘和恐怖使他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突然他“哇”的一声尖叫起来，汉子只是略回头看了一下，调转肩，把他坐的箩筐换在前头，使他背向前头，脸向着汉子。身后的女人听孩子一声尖叫，赶紧上前拍拍孩子坐的竹箩，小声唤道：“贵华，爸爸妈妈在您身边，不要怕。”贵华用小手指了指刚才走过的路旁，女人回头看看，才发现一块大石头如一只巨大的老虎，在火光映照下凶恶无比。孩子的爸爸压抑着火气小声骂道：“莫鬼叫，小心一家人都做斩颈鬼。”贵华吓得闭上眼睛，将头缩到箩筐里头，随着担子有规则的晃动，渐渐地歪在一

边打起瞌睡来……

贵华姓钟，父母都是赣南土生土长的农民。贵华生下来就没有爷爷奶奶了，父亲是一个勤劳忠厚的“老俵”。母亲和当地女人一样，每天同丈夫一起耕田作地。打从记事起，贵华就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每天不是躲到门前一株大“紫灵”树下藏猫猫，就是到村边一条大河的草滩上打野战。

上屋有个哑巴哥哥，非常喜欢和这帮四五岁的小伙伴在一起玩。哑巴家里养有一头牛，天晴日好时，就会牵到河边放牧，贵华这群小家伙看见哑巴的牛在河滩草地上，都会一窝蜂冲到牛边玩。每当这时，只要天气不冷，哑巴总是比划着手势要贵华帮他看着牛，他脱光衣服，下河去摸鱼。哑巴哥哥在水里犹如是一条大鱼，潜入水中，很久才浮出水面来，有时抓到鱼，手里高高举着向岸边游来，一边“呜哩哇啦”地边笑边叫，引得岸上的小伙伴们聚在河边等他上来。哑巴上岸后，孩子们雀跃着要替他拿手里的鱼，他却高高举着鱼，不让其它孩子分享这份欢乐，找来一根竹篾条，从鱼腮串向鱼嘴上，独自把鱼串交给贵华提着，其它小伙伴羡慕地看着贵华享受着这份“荣耀”。哑巴串好鱼后，又跃身水中，抓到鱼，又“呜哩哇啦”大笑大叫，又会引起孩子们的一阵骚动。

冬天，河滩上的草枯黄了，牛不爱吃了，哑巴的牛就

会赶到离村子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去放牧。小伙伴们也会跟着哑巴到山坡上去玩。缓缓的山坡上有一座小庙，这座小庙是全村人的守护神坛。每逢过年过节，村里人都会三五成群，手挽着一种竹蔑编得很精细，有盖子的，当地人叫“箩格”的小篮子来敬神。“箩格”里一般装有一扎香，几枝红蜡烛，一盘柑桔，一盘红柿，如果是过端午节就有杨桃，一盘米粉或腐竹，还有一盘米糕或一碗满满的大米饭。贵华每年都会跟着阿妈来小庙敬神。小庙里供什么菩萨，贵华并不清楚，只知道其中有一尊韦驮菩萨，这是阿妈告诉他的。阿妈还告诉他，这庙里供的佛，以前也是普通人，从小跟师父学佛法，长大以后得了道，在世间到处劝人行善，教人不要做恶事，使世间的人个个互相帮助，过上幸福的日子。他老了就成了佛。他劝人行善的第一句话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意思是正大光明的佛祖，让人人做事都要象正大光明佛一样，做问心无愧的事。说完，阿妈还双手合十，做了一个诵念佛号的示范动作，小贵华见阿妈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念起“南无阿弥陀佛”来，样子十分虔诚。正在敬神的一群叔婆伯姆见小贵华做得象模象样，都不禁笑了起来，邻家的叔婆摸摸贵华只留着一小撮额毛的头笑着说：“剪掉这几根毛，就是十足的小和尚了”。阿妈也笑了起来，只有贵华不笑，还在那里

虔诚地双手合十，做着拜佛的样子。

哑巴的牛放到山上时，用一根木棍插牢在地，拴定牛绳，让牛在绳子范围内吃草和树叶，有时换个地方，当地人把这种放牧方法叫“砣牛”。把牛“砣”好以后，就是小伙伴们们的“生日”了。在山坡草地上，在灌木树林中，不是打“野战”就是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有一次贵华提议玩“拜佛”，几个年龄比贵华大的小伙伴不同意，说我们才不当和尚呢，贵华用求助的目光投向哑巴哥哥，哑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贵华用手势比划着，先摸摸光头，又闭目双手合十，然后向小庙的方向跪拜。哑巴明白了他的意思，要小伙伴们跟贵华玩。

贵华在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本没有提建议的份，但由于他最机灵，又最得哑巴的宠爱，那些不服贵华的孩子们都只好听哑巴的指挥，跟着贵华玩“拜佛”。

玩“拜佛”先要选一个“和尚头”，这个“和尚头”不好当，领着念经的时候，别人仗着人多，大家一起念经时可以“滥竽充数”，他却要高声唱诵不停。不用说，每次都是贵华“毛遂自荐”当这个“和尚头”。“拜佛”开始时，每人折来一把芒杆当香枝握在手中，站成一排，由贵华领着向假设的“佛”三鞠躬，口里高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还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行完礼后要绕着“佛”念经。贵华什么经也不会念，只能教众“和尚”念“南无阿弥陀

佛”这一句，这几个稚声稚气的孩子整齐地反复地诵唱着“南无阿弥陀佛”，边行边诵时，也颇为壮观，经常惹得在附近劳作的村人驻足观看。这“拜佛”的游戏玩的次数多了，小伙伴们和大人们都叫小贵华是“小和尚头”。这天傍晚时分，小伙伴们结束了游戏，在哑巴的带领下，有的骑着牛，有的拖着树枝，正准备回村时，只听河对岸响起一阵枪声。贵华他们看见对岸一队兵在追赶一个小伙子，边追边放枪。那个被追的小伙子来到河边，毫不犹豫地扎入水中，顺着水流游向村子这边来。那些兵们站在岸上不断向河里放枪，面对宽阔的河面，却一个也不敢下水，直到天将黑时，才离开岸边回城里去了。哑巴赶紧示意这群孩子下山回家。贵华跟着哑巴，赶着牛回家。快到家门口时，遇到阿妈慌慌张张来找他，见他跟伴回来，才放了心。

从那队兵出现的那一天起，村子里就不太平了。隔几天就能听见枪声响。有时只响几下，有时如过年放的鞭炮，响起来没完，村里的大人再也不准孩子们出河滩和上山玩了。贵华到上屋去找哑巴哥哥，要他带着出去玩游戏，哑巴哥哥比着手势示意，表示贵华的爸爸来嘱咐过他，不能带贵华出去玩，外面很乱，又打枪，又杀人。哑巴拿着手掌在自己脖子上比，又在贵华的脖子上切着，让贵华相信这是真的。贵华带着一脸的无奈回家来

问阿爸，看看是不是哑巴哥哥在骗人。他回到家，可就是找不到爸爸，他忽然发觉阿爸近一段来很少在家，特别是晚上，刚放下饭碗就走出门外去了，直到贵华睡觉时还没有回来。有天晚上，贵华半夜被尿涨醒了，听见阿爸和阿妈在黑暗里说话，说什么“朱毛”的事，他想家里又没养猪，那里来猪毛。

河滩上最近热闹起来了，时常能听见锣鼓声和沸腾的人声。贵华很想去看热闹，但每次都被阿妈阻止了，弄得他心里很不快活。这天临近做午饭的时候，河滩上又响起了阵阵锣声，阿妈和满村的大人都去看热闹了，临走时嘱咐贵华在家好好看家，午饭时阿妈煮两个鸡蛋奖赏他。贵华是个听话的孩子，虽然听见河边的锣声一阵紧似一阵，但也只敢站在家门口的“紫灵”树下翘首远望。正在心痒难耐之时，哑巴飞也似地从河滩上跑回来，一边跑一边“呜哩哇啦”向贵华打手势，意思是河边有好看的，他特地回来带贵华去看。贵华高兴极了，把阿妈的许诺的二个鸡蛋忘得一干二净，跟着哑巴飞快地向河滩上跑去。

出得河边来，早见全村的大人和小孩都来了，几百人围成一个大圆圈。中间的空地上，跪着两个五花大绑，头戴长长纸角帽的人，贵华认得这两个人是本村的“粮户”，阿爸阿妈就佃耕他们的田地。圈子中间有几个

站着的人,有几个人身上还背着大板刀,样子可吓人哩。有二个人腰上扎着红腰带,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其中一个高个子在讲话。贵华听不懂他说的话,想往前挤,哑巴哥哥一把拉住他,双手抓起他的双肋,把他举坐在自己结实的肩头上,让贵华看得清清楚楚。那高个子讲的话还是听不懂,贵华问旁边的大人,才晓得说的是“外江”话。高个子讲完,旁边那个系红布条的人也说话,他讲的是本地话,边讲还边举手呼口号,周围的人都跟着喊,开始是十几个人喊,后来大家都跟着喊,连小孩也跟着喊,贵华觉得挺热闹,挺好玩的。呼完口号以后,有几个背大板刀的人搀着戴纸帽的“粮户”向河边走,“粮户”不肯走,他们就一边一个人连搀带拖。靠河边的人群马上分开一条路,让他们通过。“粮户”被拖出不远的地方,背大板刀的人仍让他们跪着,这回不是脸朝人群跪,而是朝着大河跪,人群“呼啦啦”又围在河边。系红腰带,红布条的高个子对背大板刀的人说了什么,其中两个背大板刀的人拔下刀,分别站在两个跪着的“粮户”后面,只见系红布条的高个子举起右手,喊了一声口令,两个拿刀的人手起刀落,把两个“粮户”的头斩落在地上。贵华惊得双手捂上眼睛,“哇”的一声叫出来。血淋淋的一幕,让年幼的贵华懂得了人间的残酷,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忌见血腥。

自从杀了“粮户”以后，村子里就分了田，阿爸阿妈再也没有限制贵华出野外玩游戏了。阿爸还是忙，除了日间作田，晚上总是出去。哑巴偷偷地示意贵华，说他阿爸是村里的大拇指人物。

近几天来，阿爸阿妈又不准贵华出外玩游戏了。阿爸晚上也不出去了。偶尔有村里的叔叔伯伯来家里，也只是坐在竹椅上抽烟，生闷气，阿爸的脸上写满了心事。

这天晚饭后不久，哑巴领着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后生仔来到家里，贵华知道他是哑巴的哥哥，在城里国民党县政府做杂差。他只坐了一刻钟，就和哑巴离开了。只听阿爸神色紧张地和阿妈讲，今天晚上半夜，城里的军队会来村里捉阿爸他们，阿爸嘱咐阿妈赶快收拾一副箩担，他出去告知其它人。

到9点钟的时候，阿爸带着阿妈，挑着贵华，出了村子，点着竹火把，匆匆上路逃难，这才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

阿爸阿妈带着贵华星夜出逃，不敢行大路，只能沿着崎岖的小路绕村避镇，拣人烟稀少的地方走。阿爸和阿妈都是耕田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加上神情慌乱，到后半夜时，竟走迷了路，站在荒野地头中，不知身处何境。半夜三更，不敢敲门问路，阿爸和阿妈停下来商量。阿妈拿出一件大襟衫，盖在熟睡着贵华的箩筐上面，以